

创下国内高校学生自选专业的最大尺度: 百分百满足

## 为什么是中国科技大学

■ 本报记者 喻思雯

对学生转专业的申请，很多高校的表现并不利落，反而有些忸怩：限制转出资格、提高转入门槛。即便让学生在热情全无的现实中蹉跎，自选专业的口子仍难放开。

高校有自己的无奈：学科冷热不均、院系空间有限，完全自选专业可能加剧资源失衡，扰乱教学秩序。他们说，这是一步“险棋”。但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却突破禁忌，让本科生百分之百自主选择专业，化“险棋”为“绝艺”。

这一不少高校眼里“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科大却首尝螃蟹、冲锋在前。勇气可嘉，缘何而起；底气十足，来自哪里？

——编者

## 领跑

不转系也能修心仪专业  
国内率先百分之百满足

不久前，周丹获得了代表中科大学生最高荣誉的“郭沫若奖学金”。她能获此殊荣，部分得益于学校的自选专业制度。

“很意外，入学时根本没有想到能拿到这个奖。”周丹是中科大浙江省招生的最后一位，进入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学习，但她最感兴趣的是化学。于是，周丹早早规划，顺利转入化学系，并且表现优异。不久后，她将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化学博士学位。

周丹只是中科大每年100多名转专业受益者中的一位。该校教务处处副处长李蓓介绍，本科生在校期间至少有3次自选专业的机会：进校一年后可根据兴趣在全校自选学院或学科；大二结束后可在学院或学科内自选专业；三年级后还可调整专业或个性化设计修课计划。对于学生申请自选专业，学校层面不设任何专业、成绩的门槛。

据了解，近两年中科大可提供500名左右的转专业名额，对于全校200名左右的申请数来说，空间充裕。

物理学院主管教学的副院长王冠中是中科大自选专业的见证人，也是执行者，他的一项重要工作便是选拔申请转入的学生。

因为专业齐全、出国相对容易等特点，物理学院是转专业的重要流入地之一。王冠中介绍，由于申请者较多，学院会组织面试，了解转系动机，成绩倒是其次。他会提醒物理学院的学习难度，如果学生仍然愿意来，学院一般会同意。“也有极个别会劝退，是实在觉得可能毕不了业，影响学生发展。”王冠中补充道。

基本上，学生只要过了面试关，就能够如愿转成专业，并不需要转出院系的批准。



樱花道上青春飞扬 晓萍 摄影

当然，在转专业的过程中也有落选者。对此，中科大开辟了“绿色通道”，即便是未被接收的学生，依然可以学习心仪专业的课程。

教务处处长蒋一说，中科大可以做到学籍管理和教学管理分离，对申请却未被接收的学生，在学籍不变的情况下，由学业指导中心专家为其制定个性化培养方案。学生只要修读完认定课程、达到要求，即可按该专业毕业。

据介绍，中科大2012年初成立了“学生学业指导中心”，核心人员是覆盖全部教学单位的25名专家。中心的一大任务是，约谈暂未被接收的学生，制定个性化的培养方案。

“经过3次选择机会，可以做到百分之百满足学生自主选择专业的需求。”蒋一说。

教育专家介绍，当前国内很多高校也允许转专业，但比例很小，内部流动也有成绩等门槛，百分之百满足本科生选专业在国内尚属首次。

“学院不能把学生当作私有财产。”中科大副校长陈初升说，学生用脚投票，对学院也是一个动力，反过来促进了学院间的竞争，迫使学院改进工作。

## 土壤

理工为主令自选成可能  
消弭低年级课程间差别

自由转专业虽然给予了学生二次选

择的机会，但容易产生的一个副作用是：学生向某些热门专业过度集中，导致教学资源失衡。

但是，中科大却并未遭遇这样的难题。李蓓介绍，近几年并没有出现优秀学生涌入某几个专业的情况，总体上学生的选择越来越理性，各专业转入转出人数基本持平。

“均衡”的结果，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学生对专业的了解。李蓓说，每到大一、大二下学期快结束的时候，中科大各院系会以专题报告等形式向学生介绍专业，还会组织感兴趣的同学深入实验室和科研项目实地考察。

除了“宣传到位”，中科大的“百分之百”有着独特的实现背景。以理工为主 的学科背景为在全校选专业提供了可能。该校所有专业都是面向理科生招生，即便是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的新闻传播类专业，也定位于科技传播类方向，对数理学习有较高要求。

此外，2009年对本科生培养方案的修订，消除了不同学院之间前两年的课程差别，在技术层面上扫清了自由选择专业的障碍。“在低年级，学院之间的课程差别很大，我们进行修订就是要消除这方面的壁垒。”陈初升说。

推进改革还需强大的教育资源作保障。李蓓介绍，中科大本科生招生规模始终控制在每年1800人左右，本科生与专任

教师比约为5:1，保证了学校有充足的师资力量为每个有个性化需求的学生制定学习方案。

正是这样的独特环境，让转专业成为“周丹们”经常谈论的话题，就像选课一样普遍。周丹还认为，中科大很多学生进学校并不是以就业为目的，不少立志当科学家，这是放开选专业后并没有出现扎堆现象的一大原因。

专业的自由选择已经展现出了对于人才培养的加码效应。在今年获得“郭沫若奖学金”的33名优秀学子中，9名为转专业的学生，占到1/4。王冠中介绍，物理学院5%的学生具有参评“郭沫若奖学金”的资格，其中近40%是转专业进来的。

## 推广

国际名校通行自选专业  
高质量课程充足是前提

专家分析，现行的招生录取方式，难以满足所有学生的第一志愿，经过调剂，学生可能进入自己并不喜欢或不适合的专业。即便是首选专业，在选择时可能对专业实际情况并不了解，学习之后才发现与自己并不匹配。

陈初升说，现在中学生的兴趣范围很广，特长也各不相同。让学生找到自己感兴趣、擅长的专业很重要，这一看上去很小的改革，实际作用可能非常大，会影响人的一生。

据陈初升介绍，让学生自主选择专业是国际一流名校的通行做法。他援引一项研究指出，美国顶尖的7所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的本科生在校学习一至两年之后才自主确定专业，而且选择专业后，如果兴趣发生变化，也能够比较容易地改变专业。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中科大的做法在其他高校并非不能实现。当前一个问题是，很多高校的办学定位不清晰，盲目扩招，逐渐丧失了自己的特色。而要做到让学生自主选专业，重要的前提是有足够多的高质量课程可以选择。

据介绍，上海大学2011年在沪就按大类招生，考生第一年在 大类平台上接受通识和基础教育，到学年末再进行专业分流。熊丙奇说，学生和专业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让学生拥有专业自由选择权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应有之义。在现行教育框架下，高校应该树立以学生为本、服务学生的理念，采取很多举措为学生自主选专业提供支持，从而出现更多像中科大和上海大学这样务实的改革者。

(原载《人民日报》2013年05月14日12版)

## 呵护大学生创新原动力

■ 卢荻秋

开。从这个意义上讲，让大学生按照自己的意愿完成学业，就成为大学管理中顺理成章的选项。

但是，事实上，这在当今中国高校中还远不尽如人意。首先，高考录取时就有太多的学生不能如愿以偿地进入第一志愿专业学习，只能退而求其次进入并不喜欢或不适合的专业学习；其次，即便是第一志愿录取的学生中，也有不少人的选择并非出于兴趣和爱好，而是因为对高校专业设置不了解，或者受到中学老师和家长影响、社会价值诱导等，因此专业选择与兴趣爱好并不匹配；再次，更多人入学后逐渐发现自己的兴趣、特长和爱好后，所在大学又不能提供足够的自主选择调整专业的机会和渠道，只能在痛苦和压抑中硬着头皮完成学业。可想而知，如果大学教育让大学生的兴趣爱好和求知热情受到严重压抑，那么创新型人才培养也就无从谈起。

当然，如同婚姻一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违背了现代人追求人

性、自由、真爱的价值取向，给更多人带来终身的精神桎梏和现实生活的痛苦，因此现代人才会前仆后继地追求两情相悦、心心相印的自由恋爱。大学教育也是这样，如果一次高考成绩就决定了一个人今后的专业方向乃至工作领域和发展前途，而大学又不能提供根据个人意愿重新选择的机会，那么，这样的教育必然与“以人为本、因材施教”的现代教育理念背道而驰。

许多年来，我们对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坐而论道已经够多了，五花八门的所谓教育教学改革也是时有所闻，但真正转变教育理念、真正想方设法呵护学生创新原动力的举措却并不多见。中国科大多年来不断创造条件完善措施，让学生在校期间有多次自主选择专业的机会，现在更是做到了百分之百自主选择专业，这在高考录取模式暂时还无法实现更为科学的改革的前提下，无疑是一种值得充分肯定的制度设计。

当然，中国科大能做到这一点是有原因的：一是该校有着十多年自主选择专业

的探索和实践，经验丰富，做法也比较成熟；二是该校长期坚持精英教育，本科生规模较小，相对而言学生拥有比较丰富的优质教育资源，因此自由选择专业的空间相对较大；三是该校有着“以学生为本”的优良传统，管理层比较容易从学生主体的角度思考问题、开展工作。

前两者高校各自情况不同，不能强求一致，但后一点理应是所有高校的共同追求，而恰恰是这一点显得相当重要。可以想见的是，要做到让学生百分之百自主选择专业，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较多学生在院系之间流动，必然突破原有的教学管理制度，给教学安排、班级管理、学业认定等带来相当多的麻烦。换一句话说，要呵护学生的创新原动力，学校管理层、包括主管领导、教务部门、院系领导、班主任、社区管理者等，就不能按部就班地工作，而是必须耗费更多的精力去化解管理上新增的压力。

中国科大实现百分之百自主选择专业，目前看来虽然在中国高校还是个孤例，但它代表着创新人才培养的一个方向，因此具有标杆意义，诚邀越来越多的中国高校能够迅速跟进，迈出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新步伐。（原载《中国科学报》2013-05-16 第6版 大学周刊）